

“卖不了、放不得、养不起”

“禁野令”下, 贵州贫困地区养殖户转产调查

贫困地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 是近些年随扶贫开发而兴起的致富产业, 起步较晚, 不少农户甚至未有收益

“禁野令”非常必要, 但当务之急是确定“转产退出”方案, 尽量让养殖户减少损失

本报记者王丽、刘智强、骆飞 | 编辑刘荒

“禁野令”出炉, 让上千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近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 大多数在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列入。

产业“亮红灯”但相关配套政策尚未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养殖户面临转产退出难题, 急切期盼有关部门细化转产方案, 出台赔偿标准, 将养殖户损失降至最低, 防止出现新的返贫致贫。

转产退出迫在眉睫

2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 要求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按照该决定, 凡是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物, 一律禁止食用。“禁野令”给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亮了“红灯”。

近日, 养殖户焦急等待的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 31种畜禽被列入其中, 这意味着目录之外的野生动物或被禁养。

在目录中, 除了猪、普通牛、鸡等18种传统畜禽外, 还有13种特种畜禽, 比如养殖历史悠久、已形成完善产业体系的梅花鹿; 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有传统饲养习惯的马鹿; 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根河市及周边地区, 是鄂温克族重要生产生活原料的驯鹿; 引进、驯养历史悠久, 用途多样的羊驼; 多为外国引进, 养殖技术成熟的珍珠鸡、雉鸡、鹌鹑、绿头鸭、鸵鸟等; 主要用于毛皮加工和产品出口、非食用的水貂、银狐、蓝狐、貉等。

但是多种目前广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未进入目录。以贵州为例, 该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主要是竹鼠、豪猪、果子狸、蓝孔雀、眼镜蛇等。

近年来, 多地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特色产业, 带动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数据显示, 2019年, 贵州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直接收益达4亿元。

竹鼠养殖户宋美, 常年在广东打工, 去年3月回到家乡贵州省息烽县小寨坝镇创业, 养殖了350多只竹鼠。多年在外打拼的经验, 让她认准了养殖竹鼠是个好项目。

宋美告诉记者, 原计划2020年扩大养殖规模到5000只, 她靠打工积攒的20万元和贷款35万元, 已经平整了土地、修建了厂房, 没想到新冠疫情暴发, 竹鼠养殖“发发可危”。

“辛辛苦苦忙了一年, 还没开始卖就被叫停了, 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我急得每天睡不着。”宋美说, 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 竹鼠养殖“凶多吉少”, 可现在竹鼠不能吃、不能卖、不能杀、不能放, 不仅没有一点收入, 还要投入成本喂养, 十分苦恼。

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承说, 宋美是我国上千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的一个缩影。“禁野令”非常必要, 但当务之急是确定“转产退出”方案, 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尽量减少损失。

指导谋划替代产业

“禁野”势在必行, 养殖户面临转型难题。如何让从业者顺利转产、转业, 将各项损失降到最低, 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专家建议, 有关地方政府应尽快着手帮助养殖户找到“新饭碗”, 或谋划“替代产业”, 转变经营活动; 或寻找其他合适的就业岗位。

在贵州息烽县麒麟春蛇业养殖场内, 养殖户王琪云已从事养蛇行业5年多, 目前有大王蛇4588条。他告诉记者, 过去还养过五步蛇、眼镜蛇等药用品种, 但经营下来发现, 还是作为食用的大王蛇效益更高, 近两年便开始只养大王蛇这一品种。

王琪云说, 2018年养殖大王蛇毛收入有50多万元, 疫情后产业处于停滞状态, 感到十分迷茫。

贵州省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曹鸣凤告诉记者, 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 最终能被列入目录的在养野生动物显然是少数。现阶段要解决的, 一是指导养殖户转型, 另外是对数量巨大的在养动物制定处理方案。

曹鸣凤提出, 存栏动物数量庞大, 集中宰杀或放养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处理难度较大。可以通过“自然食物链”的方式解决一部分, 比如把竹鼠、豪猪等作为食物, 提供给非食用性利用的药用蛇养殖户。相较于填埋、焚烧等方式, 这些办法能弥补一部分损失。

最近, 贵州也在探索与部分制药企业、旅游景区等合作, 消化处理一部分在养野生动物。

曹凤鸣说, 林业部门已经和一些药企达成协议, 将养殖户养殖的蛇输送给企业, 作为生产保健品的原料; 同部分景区达成协议, 将养殖户养殖的孔雀、蛇等输送到景区, 可以供游客观赏, 同时建设科普基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

毕节市七星关区林业局副局长张铁军认为,



▲息烽县小寨坝镇特种养殖户展示养殖的竹鼠。 本报记者刘智强摄

帮助养殖户转产、转业的措施要符合实际, 特别是针对贫困养殖户, 要制定精准帮扶措施, 合理确定有效益的转产项目, 有针对性提供技术指导, 给予政府贴息贷款等扶持措施, 确保养殖户平稳过渡, 降低返贫致贫和社会稳定风险。

尽量弥补经济损失

近年来, 不少贫困地区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 当作特色脱贫产业来扶持发展。

根据2017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产值就已超过5206亿元, 其中食用动物创造产值约1250亿元; 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专兼职从业者有1400多万, 其中食用动物产业从业人数达626.34万。

毕节市七星关区沙地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隆成, 5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养殖豪猪能赚钱致富, 辗转广西、四川等地, 学习豪猪养殖技术, 并创办了毕节市同心野生动物养殖基地。



▲毕节市七星关区沙地社区贫困户李隆成养殖的豪猪。 本报记者刘智强摄

2018年, 李隆成一家5口通过豪猪养殖实现脱贫。他告诉记者, 2019年卖了近90只豪猪, 收入十几万元, 目前圈里还有110只豪猪。

“贷了4万元‘特惠贷’和20万元商业贷款, 修了圈舍, 准备再扩大养殖规模。可从春节到现在, 一只也没卖。”李隆成说, 这几年豪猪市场销售不错, 周边20多个农户想跟他学技术养豪猪, 猪苗的订金都交了, 目前看多半是养不成, 订金都退了。在他这里务工的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只能辞退。

李隆成说, 库存的饲料省着喂只能坚持十几天, 养殖户支持国家禁养政策, 但期盼有关部门能合理补偿, 不然损失太大, 难以承受。

“豪猪卖不了、贷款还不上, 这样的养殖户没有有效帮扶, 就可能返贫。”张铁军告诉记者, 七星关区是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脱贫攻坚重点县。经排查, 全区现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16家, 养殖有豪猪、环颈雉、孔雀、梅花鹿、七彩山鸡、竹鼠等多个种类, 带动当地贫困户354户。

初步统计, 贵州省目前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基地共1871家, 涉及8600多农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103户。

冉景承表示, 如果禁养之后补救赔偿措施跟不上, 就会加剧养殖户返贫致贫风险。

受访的养殖户普遍盼望, 各级政府精准施策, 制定细致完善的补偿机制。

冉景承认为, 贫困地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产业, 是随着近些年国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而兴起的致富产业, 起步较晚, 不少农户还未获得太多收益, 甚至未有收益。建议制定补偿方案时要综合研判, 尽量弥补农户损失。

曹鸣凤说, 下一步要解决相关养殖户的补偿问题, 可补偿资金从哪里来还是个难题。野生动物特色养殖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中西部贫困地区, 这些地区地方财政普遍十分紧张, 很难“挤出”资金。建议有关部门能尽快明晰补偿资金的渠道或来源, 明确政策支撑, 便于地方尽快启动实施, 让补偿落到实处。

“修缮”停在纸上, 千年辽塔快塌了

第三次维修方案正在提交, 评审专家又再次换人, “除了一次次划叉, 我们更需要完善的方案。”

当地群众和文物专家呼吁, 白塔修缮拖不起, 亟须提高效率, 加快启动白塔修缮

本报记者丁铭、王靖、安路蒙、恩浩 | 编辑黄海波

乍暖还寒, 草木枯黄,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武安州白塔破败而悲凉。

这座身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有1000年历史的辽代白塔, 目前裂开至少18道黑缝, 生出100多个黑孔, 塔身倾斜, 不时有砖块坠下。

记者调查发现, 尽管各方都意识到了千年白塔岌岌可危, 但是维修工作长达7年始始终在“纸上”来回打转, 迟迟不见修缮, 导致千年辽塔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面临倒塌。

当地群众和业内专家呼吁, 亟须提高效率, 立即对白塔进行加固维修, 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千疮百孔成“斜塔”

从赤峰市敖汉旗出发, 向西驱车30多公里, 记者来到丰收乡白塔子村。武安州白塔(以下简称“白塔”)便位于村子西侧的一处高岗上。

然而, 来到这座千年白塔脚下, 记者看到的却是令人揪心的一幕。整座古塔已经严重破损, 塔体发生歪斜, 遍布千疮百孔, 甚至面临倒塌危险。

67岁的村民李成仪住在白塔脚下。去年农历二月初八, 村里举行“祭塔”仪式时, 他猛然发现, 自己老了, 相伴60多年的白塔也“老”了: 塔砖越掉越多, 地上堆满了碎砖头; 墙体外胀, 裂出一道道长口子; 塔基座收窄, 整个塔都歪歪了。

“这塔恐怕不中了。”他担忧地说, “随时可能

塌。1年?10年?一场大雨可能说塌就塌!”

邢玉华是白塔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他列举了一连串的担忧: 墙砖松动, 砖缝里的黄泥一抠就掉; 裂缝变多、变大, 塔北面有处缝隙甚至裂开10多厘米, 南面的裂缝有4厘米; 塔体已经向西北方向倾斜; 塔基座缩进去一米多, 头重脚轻……

他着急地说: “塌了可就瞎了, 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是千年古迹啊!”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研究评估称, 白塔是一座八角形密檐空心塔, 是现存辽塔中始建年代最早、最具辽中期建塔特色, 且仅存的空心式砖塔, 同时还是唯一一座采用穹顶式佛龕的现存辽塔, 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2013年, 该塔及所在地武安州遗址, 被列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白塔当前的处境十分堪忧。记者绕着白塔走完几圈, 粗略一数发现, 整座塔竟然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孔洞, 18条明显裂缝, 最多的一个塔面上有近30个孔洞, 最长的裂缝纵穿5层塔檐。

此外, 塔檐和塔顶上已经长出野草, 还有鸽子在塔里筑巢。

“我小时候白塔还不这样, 以前墙皮是光滑的, 墙体也没往外劈, 裂纹也没这么多。”眼前的白塔, 让时隔20年回乡探亲的李桂芬大吃一惊。

匆匆瞥过几眼, 她就带孩子离开了这里。

不少村民也意识到了危险。35岁的村民李金虎近几年把孩子看得死死的, 严禁靠近白塔。“怕塔上掉砖头, 砸坏孩子。”李金虎回忆说, 小时候他经常去白塔玩, 甚至爬上爬下, “现在用手就能把砖头扒拉下来, 能不害怕?”

纸上“修缮”已多年

千年古塔何以破败成如此模样?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自然原因, 还与漫长、低效的维修审批过程有很大关系。

从2016年加固工程立项获得国家批复, 白塔竟是在纸上“修”了多年, 实际维修一拖再拖, 迟迟未动。在多数村民眼里, 年久失修是白塔面临倒塌的主要原因。

邢玉华指着南墙裂开的口子说: “这几年村里下了几场大雨, 加上风吹日晒, 裂纹明显变宽了。墙体裂成那样, 遇到大暴雨或者地震, 可能一下就倒了。”

李成仪也很纳闷,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破得要塌了, 就是不见有关部门出手, “塔跟房子一样, 没人管、没人修, 可不就是塌嘛? 何况白塔已经有一千年了!”

据敖汉旗博物馆馆长田彦国介绍,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 武安州白塔在历史上有过修缮的记录。

记者查阅文件发现, 早在2016年, 国家文物局就在《关于武安州遗址—武安州塔保护加固工程立项的批复》中, 同意白塔的修缮工作。可之后迟迟不见内蒙古启动维修, 直到2018年白塔的处境被媒体报道引发关注, 敖汉旗方面才回应“不知道工程立项在2016年时就通过了”。

2018开始, 敖汉旗终于着手起草维修方案, 但逐级向自治区上报了2次《武安州遗址—武安州塔保护维修方案》, 都接连被第三方评审打回修改, 截至目前修缮仍未开始。

敖汉旗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透露, 实际上当地向上提交修缮计划最早可追溯至2013年, “上面重视不够”没啥实质进展, 现在翻回头看, 白塔一直在纸上“修缮”了多年。

除此之外, 白塔也存在被人破坏的现象。61岁的村民李桂金说, 过去日子不好过, 一些村民家全舍、盖猪圈用的都是白塔上的砖, “用铁棍使劲一撬, 崩下来的砖头就拉回家用了”。

在不少村民的记忆里, 过去在白塔上爬进爬出非常容易。

即便现在, 村民或外地人还经常到白塔南面的洞内烧香拜佛, 地上残留着纸钱灰烬, 多处墙壁被熏黑。塔口处, 烟花炮皮、酒瓶子、易拉罐等废物乱扔一地。而白塔四周的砖块上, 刻了数不清的人名。

保护工作拖不起

白塔维修方案设计方——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等三家单位做出的现状评估显示: 塔体破损十分严重; 塔基座面砖全部脱落, 基座根部有多处盗洞; 塔身部分破损十分严重; 一层大檐全部掉落; 塔顶和塔刹早已缺失, 原形制不清。

内蒙古文物局称, 塔基空心, 形势危急。敖汉旗政府则表示, 目前白塔倾斜3度。

当地群众和文物专家呼吁, 白塔修缮拖不起等不起, 亟须提高效率, 加快启动白塔修缮。

白塔维修方案迟迟未通过, 除方案本身有待完善, 也与第三方评审专家组成员换来换去、意见出不穷有关系。



▲1月18日, 从远处看, 破损的武安州白塔已发生倾斜。 新华社记者王靖摄

第一版方案提交后, 因为专家组成员持有不同意见, 最终未能通过。然而, 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并提交的第二版方案, 却再次被专家组否决。

记者采访了解到, 当时参与第二版方案评审的专家组成员, 全是新面孔, 并不认同“前任”提出的修改意见。

当地干部担忧, 第三次维修方案正在提交, 评审专家又再次换人, “除了一次次划叉, 我们更需要完善的方案。”

对此, 内蒙古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陈亚光回应, 针对第三版维修方案, 文物局将联络专家进行指导, 帮助其通过方案审议。“资金和技术不是问题, 维修方案一经通过, 将立即维修。”

白塔已成危险建筑, 存在坠砖、倒塌等险情, 但游客并不知情, 千年辽塔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前来。

为了安全, 白塔外围起一圈铁丝网, 可塔东

边的铁丝网早被人踏倒, 南边的门锁也被拆掉, 游人随便进出。

记者在现场统计了一下, 一下午时间就有近三十人前来游览。他们翻过铁丝网, 钻进白塔洞内烧香拜佛, 没有提示、没人管。

敖汉旗的一位文物专家建议, 白塔修缮前须严加管理, 避免加剧对白塔的损害, 同时避免事故发生。

白塔的损坏、修缮的缓慢、管理的松垮, 暴露出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的整体窘境。

契丹辽文化的一位研究者表示, 对待文物、古建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能“急诊”的就不“门诊”。他认为, 内蒙古尤其是赤峰、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灿若繁星, 文物众多, 价值不可估量。亟须在保护理念、保护力度、保护方式上“更走心”“更给力”, 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